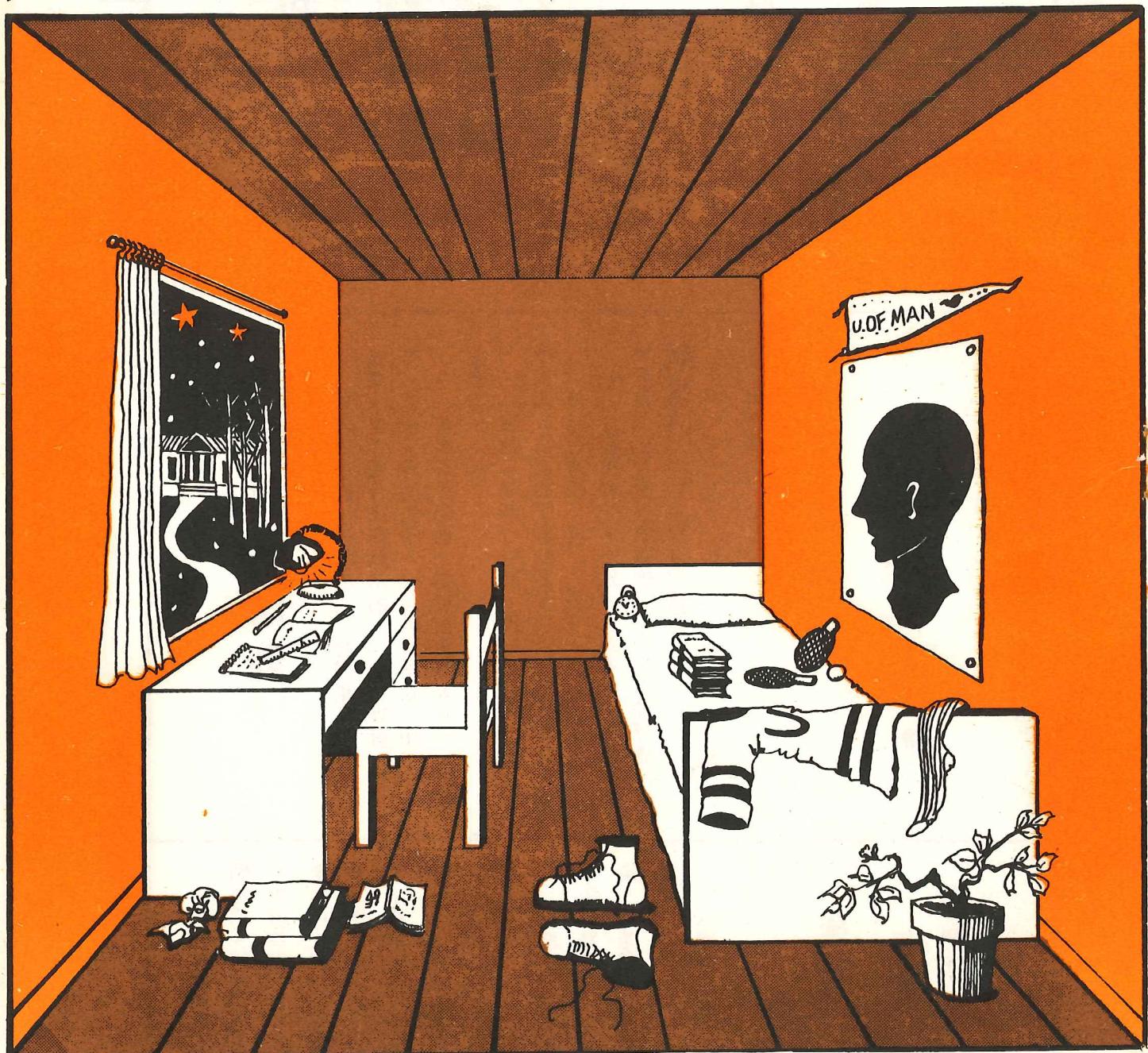


泉源



本刊

我們的信仰

每六週出版一次
加拿大貳等郵資許可證一六五一號
編者：「泉源」編輯委員會

出 訊 版：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處：THE FOUNTAIN,
P.O. 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遠東通訊處：香港 香港仔郵局
郵箱四六八八號 黃先生轉

「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
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傳四：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
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

「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
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傳四：12）

（馬太九：36—38）

「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
成事。』」

（撒迦利亞四：6）

宗旨

聯合信仰純正，有同一異象與負擔的弟兄姊妹，
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地極。

• 免費贈閱

注意

如欲轉載或翻印，
請先得本刊書面同意。

第十三卷

第一期

一九七六年四月
出版八千五百份

從牀上起來，朝窗外望去。那熟悉的、足足凝固了五個月的河，竟變了樣子。再沒有冰了。晨早熙和的陽光影射在水面上，刺似一顆顆耀目的鑽石，浮在水面，隨着急湍的河水一樣流着。

我站在窗前，望得發了呆。

足足十個月了，「泉源」的凍結，比河水的凝固還要來得久。眼看出版在即，我實在覺得有點難以置信。當然，更有一陣不能自禁的喜悅。

連月來，為了稿件缺乏所經歷到的煎熬，等待、氣銳期望、內心的絞痛，惟有過來人，才能瞭解。有時候，我難免問自己：我們這一小群是否太不自量力、太幼稚了？以不足夠的人手，有限的技能來辦一份雜誌，有可能嗎？我最終的答案是——沒有可能。

那為甚麼還要幹下去？

來，往後園去。

——沛

朱經文

不再是放逐

朱經文

文字

——蔡貴恒

心靈的回憶

——金刀

疼

(財務報告)

信義

就是要把這份愛的信息帶給你——

我們熱卷的、愛的人。

(編者)

神愛人，祂並不樂於人因悖逆而帶來的殘破與困苦，反而親自替他贖罪，因為人原是尊貴的，是神照自己形像創造的。所以生命可以永恆、有意義——倘若我們認識這位造物主及接受祂的拯救。

我們，就是認識祂、及經歷過祂愛的一群，而我們的理想：

我不知如何形容這份愛，因為它太深遠、太廣闊，我只能說：我們擁有一個能作人所不能的神，一股赤熱的愛的動力，還有一份不能不傳揚的愛的信息：就是神對人的愛情。當教授們高唱：「你和我祇不過是脫了毛的猿猴」，當書本上寫着：「生命的意義就是為了生存而掙扎」，當空虛、矛盾、彷徨正瀰漫着這塊「自由」的土壤，我們一定要把真理道出。

倘若我們認識這位造物主及接受祂的拯救。

我們熱卷的、愛的人。

逐是放不再

文經朱

初初到溫城時，心內時常盤算着，怎樣才能在此捱過四年。但落雪溶雪，不覺便是三年。這三年中，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事，最重要的莫過於我認識到神。從來不打算出國的我，竟會在加信主，回想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

耶穌的名字，我很早便聽過。那時我常常說笑道：「信耶穌得永生。」原因是傳說有福音堂的霓虹燈壞了一部份，以至永生的「永」字沒有了一點，而「生」字卻少了最後一劃。那時我喜歡放恣的褻瀆神，也喜歡別人這樣做來尋開心。神是甚麼，我不認識。我的家庭，沒有人認識耶穌，我也沒有基督教的朋友，一個也沒有。起初還以為耶穌是大魔，所以被釘十字架而死。因為我的鄰居是如此這般說的。

中學時，我就讀於一所天主教學校，對耶穌此人有較多的認識。除了聖經課外，有時還要硬性規定去參加彌撒。初中時，上聖經課，常常要背一些聖經問題解答。總覺得頗煩悶。到了高中，上聖經課就祇管捉弄女教師，所以較為輕鬆。至於望彌撒我就更加不知所謂，祇知跪到腳也酸軟了。後來就愈加壯膽，趁人家去望彌撒，自己便跟同學躲進廁所，隨後攀過學校的鐵絲網圍牆，溜之大吉。總之，我始終不知道信耶穌是甚麼的一回事，也不信祂是神的兒子。回想起來，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麼這般

不敬神的我，會考中聖經科也得個良級。當時從歷史課中，我更知道晚清之被外族欺凌，往往是由教案做藉口，而八國聯軍之辱，也間接是慈禧太后送信之故。總之，歷史中很多紛爭都是由宗教引起的，所以自己對宗教毫無好感，做夢也談不上要信耶穌了。

我深信我來加升學，是神安排我信主的第一步。當時我完全沒有打算要去外國，只是一心一意的投考港大。與其說是怕加重家中的負擔，實是自己好逸惡勞的惰性。一想起申請出國的手續及各種麻煩，頭就痛了。不幸得很，港大的成績平平，進不到港大。但我並不氣餒，要再來一次。想不到這次的成績連入文學系的資格也沒有，叫我失望得要死。我祇好試報法律系。唉！造化弄人，約我面試的信卻遲了約見的日期才收到，祇好認命與港大絕緣。

當時由於風氣所及，我已向幾間加國大學申請入學。雖然辦得馬虎，學生簽證卻是很順利的取了。為了前途，祇好坐外閣一關。話說是丈夫志四海，但那時的我，卻十分留戀香港。外國的生活，我知道不是好受。尤其朋友的遠方來鴻，滿紙盡訴留學生的辛酸。有一位朋友，來加不足數星期，便跑回香港了。對我來說，出外遊埠，倒沒有問題；去留學，可

免則免。

七四年八月底，終於懷著被港大放逐的心情，踏上征途。來到溫城之後，生活一如所料，非常沉悶。電話聲沒有了，與弟妹鬥氣也不能。唯一可做的便是努力寫信，天天望收信，也不再奢望可以與朋友結隊而出，盡興而返。

過了些日子，便認識到一些基督徒朋友，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首次面對接觸到基督徒。我也樂意參加他們的聚會，所謂出外靠朋友，又豈能不應酬一番？他們間中也有來探望我。自己一方面感激這份關懷，另方面卻擔心他們一天到晚講耶穌諸多事實煩死人。正如好些新認識的朋友說：「踏上那群基督徒，遲早完蛋！」

不用說，他們也有邀請我去查經班。我實在不願去，因為我來這裡是要專一讀書，不是要查甚麼經。查聖經也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娛活動。心想，會考已讀過聖經，現在還查經來幹麻？難道他們真的閒得發慌，要查經不成？但久推不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九：27）「作惡的復活定罪。」（約翰福音五：29）這分明就是說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非信主不可，怎能不氣憤？心想，「沒有這麼容易给你们嚇倒！」

是上策，閒來便去舌戰群愚，好等他們知難而退。我參加第一次的查經，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

我一向以為會考讀過聖經，對聖經很熟悉。但當他們談到要信耶穌才能重生得救，我便啞口無言。不清楚這是甚麼一回事。我開始發覺自己一向把聖經當作一本尋常的教科書，注意的祇是耶穌及門徒的言行和遭遇，以及怎樣把一大堆的比喻、神蹟及教訓串起來。然而那群基督徒卻把聖經所說的看為真，一時之間使我覺得徧抽象、很難理解。

這些日子，他們大談「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他們愈談這個問題，自己就愈覺得走投無路。可不是嗎？試看看，「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六：23）「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約翰福音三：18）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三：36）「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約翰福音八：24）「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九：27）「作惡的復活定罪。」（約翰福音五：29）這分明就是說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非信主不可，怎能不氣憤？心想，「沒有這麼容易给你们嚇倒！」

不得不承認在完全的法則下，我是一個滿身有罪的人。自己的言語污穢，滿腦子有見不得人的思想。雖然沒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但若有人將我一天的思想拍成電影，我是萬萬不能忍受將此電影公開的。

但真的，不信神也有罪嗎？聖經的答案是那麼肯定。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然而有很多人不知道有神，他們豈不是胡里胡塗的被定罪，死得不明不白，神豈不是有點冤枉？

事實上，我也不難相信神的存在。但真神是誰呢？聖經在這方面說得很清楚，「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十四：6）「在神和人中間，祇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提摩太前書二：5、6）難道一定除了耶穌以外，就沒有其他拯救不成？

儘管聖經如此說，但歸根究底，我怎樣才知道聖經所言不假？真是神所啓示的，這問題一直是我信主的障礙。

無論如何，我不斷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對聖經熟悉的老基督徒。當然，他們對聖經熟悉並不能表示聖經的真實性。我中學會考時，也很能熟念一些聖經章節，但那些都像書本的知識，隨日子而遺忘。而聖經對他們的影響，却是人生

觀及價值觀的改變。比方說，對於好功利及務實際的我，就萬萬不會花時間在組織查經班、赴圍契聚會、參加祈禱會、主崇拜及甚麼傳福音等等。他們由不信到信，以至為福音的事着緊，是歸功於那所謂神的語言吧！事實擺在眼前，這神的語言有改變人的力量，自己不得不對聖經作重新的估價。

我開始抱着這種態度來讀聖經，覺得聖經言善語惡，不像一般傳記祇隱惡揚善，更有可信的價值。而且四福音對事物描述的和諧一致，更增加自己對聖經的信心。讀完了第一年大學，暑期中有機會讀到保羅·李德爾（PAUL E. LITTLER）寫的「你為何要信？」（HOW DO YOU BELIEVE?），對我影響很大。自己對聖經及耶穌的復活有更深的認識。

當時的心境很矛盾。如果要承認聖經說的是事實，便是承認自己要受那永死火湖之苦，這我又怎能接受？祇好硬說聖經危言聳聽。但聖經的真實性認信主，是在七年的父親節那天有位基督徒來找我，與我談及很多聖經預言應驗的事。聖經預言之準確性，更加

對我卻愈來愈明顯，很矛盾，是不？有一段聖經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恩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馬書 1:20, 21）

這段聖經正道出我那時的心境。神的存在及聖經的真實性是明明可知的，但自己卻不斷的找藉口來推諉。回想起來，自己的不信，不過是強顏說神霸道，也不外是藉口之一，不想正視神的救贖而已。正如約翰福音所說：「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聖經對我愈來愈活現，很清楚地剖析自己的心理。

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死，焉知生！

我漸漸的了解到，自己的不信，是由於罪性的作祟，使自己硬着心腸不肯決志。既然我祇要信，救恩便白白的賜給我，也不用受那永死火湖之苦，那有甚麼不好？終於我信了，但卻沒有告訴人，因為怕難為情。後來才明白，要心裏相信，口裏承認，才行。我正式心裏相信，口裡承認，是在七年的父親節那天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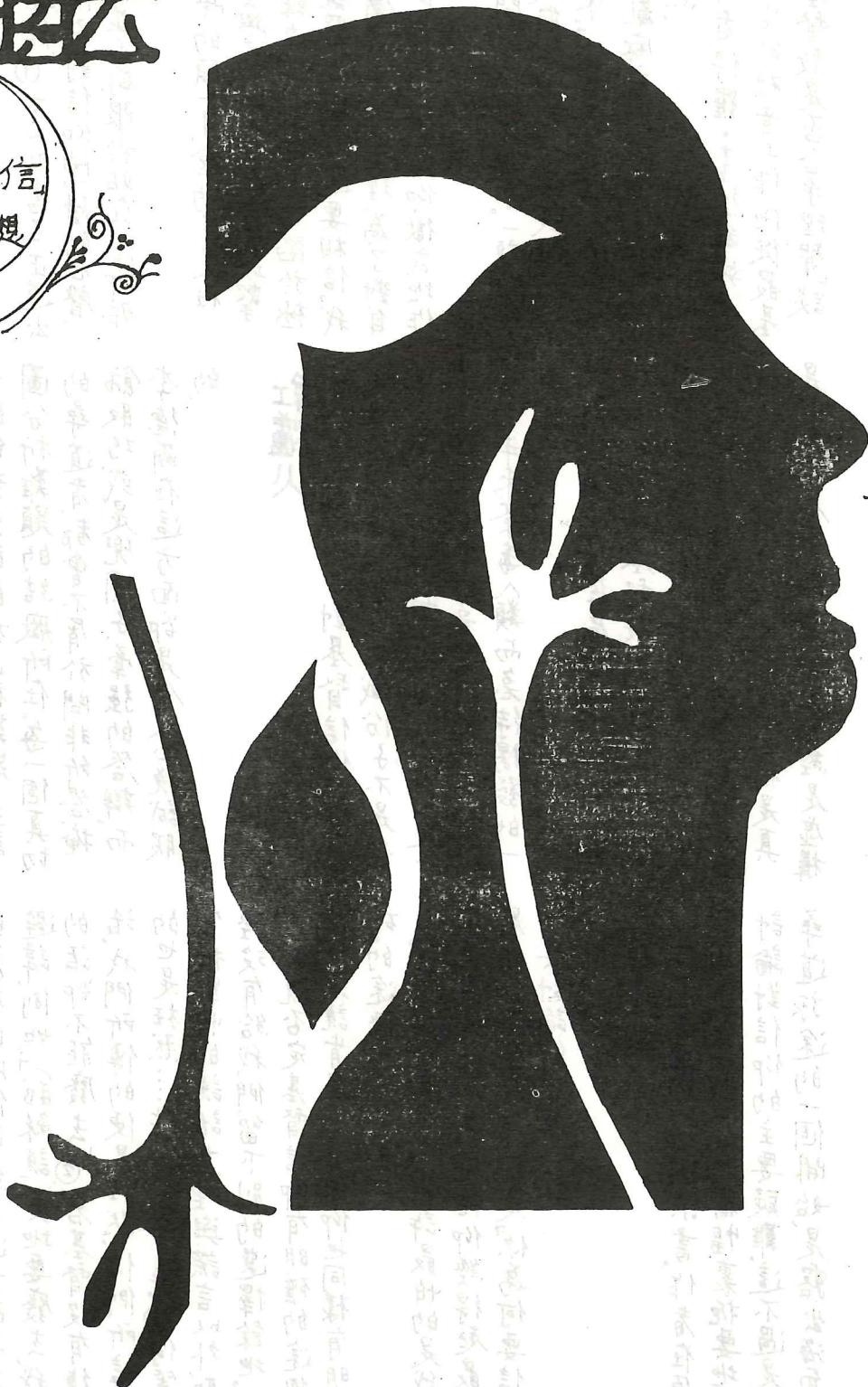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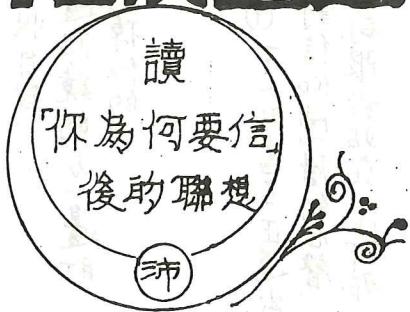
一個患上了最惡性血癌的牧師，八年來一直活在死亡的陰影下。他內心裏的掙扎，感受會是怎樣的？「癮病者的剖白」原載十二卷四期，是訪問潘士謹牧師的摘要，這小冊子免費贈閱，歡迎讀者來信索取。盼望更多的朋友也能讀到。這一篇真教我的文章。

聖經愈來愈活現 剖析自己的心理

深我對聖經的信心。最後我們一同祈禱，我向神承認自己是罪人，請耶穌進入我心，拯救我，帶領我一生。

信主後，生活一如以前的那麼平淡，但內心的喜樂卻不可同日而語。以前我對考港大失敗，不得已來加，視為自己一生的憾事，現在我要為此讚美神。若然我進了港大，留在香港的吃喝玩樂環境中，我一定不會有閒心去聽道。如今我知道自己已經作了明智的抉擇，也深知自己不是迷信，因為我知道自己信甚麼，也有理由去相信。

來探討



一半揶揄

「我真不明白，在這個進步的時代裏，

竟會有這許多科學家學者信仰基督教。」

我們在大學的飯堂裡，剛要坐下來午

膳，我這位老朋友就題出這樣的問題。他一向對政治十分熱中，滿有年青人的理想和幹勁，而且快要取得博士學位了。

從他那一半困惑、一半揶揄的口吻，我明白他的意思：世界不少頂尖的科學

家，不少優秀的學者，都是忠誠的基督教信仰者。這些建老不合潮流的信條，他們是怎樣嚥下去的？而我這個知識份子，怎麼也會來個理性自殺？

他從那副黑邊眼鏡的另一邊盯著我，不容許我跑掉似的。

堤缺

「你為何要信？」一書的書名，正道出了許多知識份子對信仰困擾的心聲。而這種困擾，並不局限於站在信仰那一邊的人。

記得在大學的頭一年，唸的多是社會科學及哲學的科目。教授們攻擊基督教不遺餘力，一時間使自己陷於極大的矛盾及疑惑。為什麼還要相信？我所信的是否屬實？為了真理，為了對自己忠實，不得已對自己的信仰徹底地作重新的估價。

那些日子，問題多得不得了。一題起信仰，便像河堤崩缺，一大堆質疑排山倒海的傾瀉下來。你為何要信？這本書，正好給這些亂麻麻的質疑下個大綱，使人一目了然。

此書的作者保羅·李德爾，知名於國際大學生的福音工作。他從最根本的問題「基督教是否合乎理智」談

起，逐一討論許多知識份子所提出的題目：如神的存在、耶穌的神性、基督教復活的史實、聖經的權威及來源、考古學、科學、神蹟、苦痛等問題，與基督教獨特之處、基督教經歷的可靠性等等。

從一個在懷疑與信仰之間打過滾的人來說，這本書最可貴的地方，是作者的絕對忠誠，敢於正視難題，並試圖分析難題的結緒所在。每一個真切的尋道者，都會不屑於問非所答，掩飾取巧，或是兜圈子、牽強的答辯。而李德爾在這方面卻是令人心悅誠服的。

神親自啓示而寫成的，絕對沒有偏差或虛構成份。聖經在這方面毫不建築在一些主觀的情感或是推測上。聖經多處自承是由創造天地的真神親自啓示而寫成的，絕對沒有偏差或虛構成份。聖經在這方面毫不

避諱，例如：「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比衆人更可憐。」何等富挑戰性的說話，真理與謊言以外，聖經沒有給我們留下別的選擇餘地。

要說否定基督教有明確的途徑，也就是說肯定基督教信仰也同樣有明確的途徑。

「真金不怕紅爐火。」也許最怕的是我們不拿去試驗。基督教信仰經得起嚴格的考驗嗎？這就是「你為何要信」所要討論的中心。

紅爐火

許多知識份子對基督教信仰抱著懷疑而且觀望的態度。知識份子不是有責任去探討嗎？而這個信仰，若不是一個個饑渴心靈所急需的福音，就是

一角冰山

知識份子聳聳肩頭，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基督教難道不是一堆信心、信心既主觀又虛渺的東西？

「你為何要信？」是本小書。作者在原文版一百頁左右的篇幅裏扼要地

有許多宣稱，要證明這些宣稱是真

是假，並不會是難事。如果聖經是虛構

尋道旅途的一個開始，是露出海面

的一角冰山，在它以下支托着的還有龐大的冰島。

然而一個認真尋道者的心境是不難理解的。為了要解開那苦悶生命的結，漫長的夜、厚厚的書本，從沒有使他畏縮。也許最能使他氣餒的，是不斷在沒有充份理由使他去接受或拒絕的言論之間繞圈子。較充實的資料，他卻沒有機會接觸到。

其實為針對信仰疑難而寫的書多得很。其中許多學術性很高，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恐怕較難閱讀。而近年來，較易為讀者明瞭的書也相繼面世了。

從歷史觀點去討論基督教信仰的書，有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⁴⁾ 是短篇大學學者的辯論；*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⁵⁾ 正視新約聖經的歷史地位；比較廣泛而重要的，如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⁶⁾ 和 *That Demands A Verdict*⁽⁷⁾ 都提供了許多實際的資料。

一個年青的律師，定意要從法律的角度去推證耶穌復活的虛構，從而研究有關的記載，寫下了 *Who Moved The Stone?*⁽⁸⁾ 十分令人深省。

另一個息息相關的，是神蹟的問題。

近代名學者 C.S.Lewis 用深入淺出的筆法，寫了 *Miracles*⁽⁹⁾ 書，對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徹底的探討。

此外，「超人的甦醒」⁽¹⁰⁾ *Basic Christianity*⁽¹¹⁾、*mere Christianity*⁽¹²⁾ 都是很有見地的作品。

有關聖經預言及進化論的書，俯拾皆是。也許較易於閱讀的，有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¹³⁾ 作者指出聖經預言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權威，及它與我們今日的密切關係。名科學家 Elder Smith 寫的 *Man's Origin, Man's Destiny*⁽¹⁴⁾ 是一本實事求

事的論著，對進化論下了一個客觀的評價。

關切近代西方思想潮流的尋道者，不可不讀 *Dust Of Death*⁽¹⁵⁾ 作者不但對

這方面融會貫通，而且很切實地衡量它們對生命價值。此外，*How Should*

We Then Live?⁽¹⁶⁾ 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書。

也許自古以來，一個最使人難於理解

的題目，就是神的愛與人間的苦難。對於這個在哲學及神學上複雜的人生問題，C.S.Lewis 在他的 *The Problem Of Pain*⁽¹⁷⁾ 提供了許多很突出的見地。他淺白的文字也是哲學界中所少見的。

Pain 提供了許多很突出的見地。他淺白的文字也是哲學界中所少見的。

量是一種誤會，一個極之普遍的議言。知識學術上支持基督教信仰的論證，強而有力得不可抗拒。事實上，祇要不存偏見，從理智方面對基督教信言，並不是純理智的。李德爾祇是，人並不是純理智的。李德爾在書中的第一章便寫下了這樣的一段文字：一次，一位學生對我給他所有問題的解答，都感到滿意。於是問：「那你要做個基督徒了？」

坦白說，那會破壞我的生活方式。他知道他真正的困難不是在理智上，而是在道德上。我們常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假如基督教是合乎理智又是真實的，為甚麼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都不去相信？」

答案很簡單：他們不信的原因，正因無異，是他們不肯去相信。這並不是智力的問題（科學與文學界

每一個科系裏都有傑出的基督

徒），基本上這是意志的問題。

理智上的疑惑也許可以形容為一種近乎烟幕的障礙，知識份子對它特

烟幕

所謂基督教信仰與理智的相違，極其

近乎烟幕的障礙，知識份子對它特

別敏感。烟幕以外，我們對真理有所質疑；然而一旦經過了這層烟幕便是赤誠地面對真理挑戰的一刻。

最大的勇氣，也許就是追隨真理的

勇氣。

血淚世界

基督的信仰決不是在理智方面才有意義的。翻開聖經，就可以看到滿紙都是血淚的世界。基督的信仰原就是與這個現實世界緊緊地關連。

對於我們的困苦，基督從沒有高高

在上袖手旁觀。祂沒有指證人的罪而親自為人付上罪的代價；祂沒有給人安慰的話語而不經過苦難；祂沒有教訓人而不易予力量。

消息——理智沒有抗議，心靈沒有壓迫——這也就是基督的信仰最令人嚮往的地方。

基督的賜予，是擔當我們漆黑的罪，

使我們可以與祂同行交往，賜給我們勝過罪性的力量、穩重的平安、深處滿足的欣悅、永恆的新生。祂的國度是徹底的公平、絕對的正義、不渝的愛。祂的要求，不是過去的功德或學問，而是要我們放下這個殘破的生命，去一心一意歸從祂。

這就是「福音」。在我們這個用炮火與詭詐編織成的天地裏一個太美好的好消息——外面的陽光正溫和得無比；我還要向房東借張藤椅子到後園享受一下哩！

後園

昨天，寫了封家書，讓父親知道春天

畢竟已溜進這個北國的小城了。後園

的桃樹已發嫩，百合、康乃馨已長起來。不過，我猜想，筆與墨也許不能帶來。給他那漫長嚴冬去後重見春天的那份喜悅。

備註：

- ① Paul E. Little. KNOW WHY YOU BELIEVE. Chicago: Inter-Varsity Press, 1968 rev. 中譯本：「你為何要信」，證道出版社。
- ② 新約聖經路加福音 21 章 33 节。
- ③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 15 章 14, 19 节。
- ④ John W. Montgomery.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Chicago: Inter-Varsity Press, 1964.
- ⑤ F. 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 Chicago: Inter-Varsity Press, 1960 rev.
- ⑥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Calif: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1972.
- ⑦ Josh McDowell. MORE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Calif: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1975.
- ⑧ Frank Morison, WHO MOVED THE STON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8. 中譯本：「墳墓的祕密」（證道出版社）
- ⑨ C.S. Lewis. MIRACL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7.
- ⑩ 唐佑之等著：超人的甦醒。臺北：校園團契出版，1970。
- ⑪ John Stott. BASIC CHRISTIANITY. Chicago: Inter-Varsity Press, 1958. 中譯本：「真理的準則」，（證道出版社）
- ⑫ C.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3.
- ⑬ Hal Lindsey. 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0.
- ⑭ A. E. Wilder Smith. MAN'S ORIGIN, MAN'S DESTINY. Wheaton: Harold Shaw Publishers, 1968.
- ⑮ Os Guinness. THE DUST OF DEATH.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 ⑯ Francis A.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New Jersey: Fleming H. Revell Co., 1976.
- ⑰ C.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London: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40.

丈 子

蔡
英
厚



正代表了我們能夠控制社會的各樣問題，特別是在物質及環境方面的需要。

積其反駁說：「人類在科學範疇中的邁進只表示了某一方面的成就，而這種成就並不意味着一個現代化理想社會的臨到，是嗎？比方由科技造成的人際關係的逐步解體，社會問題的產生不都是說明了我們離這個社會還很遠嗎？」

文字知道一場論戰又要開始了。於是，以毫不示弱的姿勢說：「從人類的智慧來看，社會是每一天在進步中，而人類對科技的靈活運用及操縱使各樣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對極了。此時羅利也迅即加入戰圈，人類的偉大就是能夠在任何的困境下突破，並創造新現象。例如在心理學、行為學及精神學上的成就，都使人類在似乎絕望的頂點中醒覺，深信不斷的研究能帶來一個美滿的答案。」

「而當人認識到本身的崗位及責任後，社會的各種問題也隨之消失了。」文字加上一句。

積其並不放鬆，隨說：「難道科技進一步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也可以解決社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射在他身上，但文字懶得挪動他的身子。他不是太累，也不是太起勁，他只是慣性地在無意識的框框裏打幾個滾翻。實在沒有甚麼比得上這樣的課餘活動啊，總有意思的。

□ □ □

「Wong，你對積其所講的有什麼看法？」
科技的發展真的不能夠帶領人類進入一個理想化或烏托邦式的社會嗎？」菲爾教授把煙蒂往烟灰碟上一按，似乎在要求一個滿意的答案。

文字托一托他的眼鏡，毫不猶豫地說：「我看是能夠的。」他側目一看，菲爾教授似笑非笑的表情。科學的進步

會問題嗎？

「工業家與一般勞工的關係又怎樣呢？」

「人民真的能夠主動地去參予解決切身的問題嗎？」

文字一下子被這些問題都問倒了，想不出有力的反證去駁斥積其的論點，只剩下一腔腔的憤憤不平。

外面的雪點綴着靜坐者的沉默。亦抒奇怪一向善談的文字忽地變得寡言起來：「文字不是有什麼事情罷？」

文字呷着咖啡，望着亦抒說：「啊，沒有甚麼，難道一個健談的人總是整天不閉口嗎？」

亦抒端詳着文字的表情，歉意地笑了。

「我不像你老是這樣開心，每次見到你都是笑意盈然，或者哼着調子的。」

「不是的，我和你一樣，生活上都有許多問題，只是我們知道怎樣去應付就是了。」

文字展示了一絲苦笑，對亦抒說：「我明白你所指是什麼，不過，我還是堅信人類在任何惡劣的環境底下能擺脫命運的擺佈，依靠一己的力量去爭取有意義的人生。」

看着帶點激動的文字，亦抒說：「文字，有意義的人生又是什麼呢？也許我們需要的並不是一些短暫的夢想，而是

永恒的實質……」

「不要再說你的神了……」文字幾乎是

大聲地說着了。

雪像乖孩子一樣，伴着二人的緘默。

H. 文字背後忽地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要跟我一塊兒坐嗎？」

H. 文字隨便地應了一聲，看看是鄰房的亦抒。二人坐到飯堂盡頭靠着窗

的位子上。

他的三人行。他們在強的小房間談家國大事及社會百態，在課堂中一起打瞌睡，表示對那個胡塗教授的抗議；在巴士站、渡輪上給女孩子打分數，或者更無聊的……

文字的思維是紊亂的。他想起強、傑和他的三人行。他們在強的小房間談家國大事及社會百態，在課堂中一起打瞌睡，表示對那個胡塗教授的抗議；在巴士站、渡輪上給女孩子打分數，或者

雪越下越大了。文字望着窗外，彷彿他的心已凝結，再也翻不起熱血來了。不是他轉念一想——他不像強和傑被大染缸淹沒了。然而他們的象牙塔的墮落是那末地使文字駭然啊！「物質、物質，不是很實際嗎？」文字忽然間想起老陳打着哈哈說的一句話。他沒有鄙視老陳，因為要多賺點而讀書的原則。文字明白，不是他的錯。

「文字，要跟我去團契嗎？」亦抒的話把文字的思潮來了一個急煞車。文字環顧一下疏落的人心，忖今天晚上也是難有心情讀書的了，跟亦抒去看看也好，遂點頭應允。

甫出飯堂，迎面就是志雄及他的同志阿偉。文字見志雄還是穿着那條泛白的牛仔褲，面色青白。

「嗨，沒事吧？」

志雄不語，阿偉也聳聳肩，表示不知道。志雄這時才說出因 run computer 誤了時間，趕回來時飯堂已關了門，言下

大嘆不值。

亦抒在旁帶著安慰的口吻說：「不要緊，你來我房間拿些麵餅吧。」志雄拍拍亦抒的肩膀，表示謝意。

阿偉隨着說：「志雄不要這樣拼命啊，三天不睡，鐵打也要散啦，讓老頭子和幾分好了。」

想將文字帶回現實，他實在無心再想，揚過農業學院大樓，再往前行數分鐘，他們便到達目的地了。

悠揚的風琴聲似乎觸摸着文字的心，聚會快要開始了。

亦抒為文字翻閱詩集，隨着音樂唱著詩歌，大家唱我們的圓詩為主而活。

從校園往圓契聚會的地方，只需步行十分鐘。路上，文字有點惴惴不安，想起志雄的夙夜憂勤，睡眠不足，脾氣變得壞，他在香港時大相逕庭，一切喜怒哀樂都似乎給他心愛的 computer 操縱了。志雄不像阿偉可以處之泰然，真是……但自己呢？文字細忖，也算是久歷沙場了。幾年下來，收穫就是學會那樣簡單嗎？初臨此地之時，不是抱着認識加國文化而來的嗎？跟大伙兒打 snow-ball，與同房跟隔壁的女孩子們打 shave cream，還有拉假警報、大麻派對，花樣新穎，層出不窮。但這些似乎都隨着年齡及環境的更改而變遷了！當然是話不投機，裝裝門面，紛亂的思



起來。

「耶穌基督我救主，我心奉獻給你。」

亦抒嘹亮的嗓子在他耳邊繚繞著，以往文字也愛唱，從小學至大學，上班下，系內系外，誰不認識這個通曉中外民歌的文字呢？什麼使他這樣沉默呢？這首詩歌對他並不陌生，相反，他還記得是大姊教的，因她在十字架上，為我捨命而死。文字望著領詩者打着拍子的手，隨唱着，但是，這些歌詞對他有意義嗎？

講道開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外國人上到講台，他面色紅潤，精神飽滿，以他雄鐘似的聲音開始了這個世紀最冗長的時刻。文字卻又在回憶裏奔跑了。

「菲爾教授，我不是來求什麼，我只想明白你用甚麼來衡量學生的標準，如何打分？」文字漲紅着臉急促地說：「我承認討論時我的參予不夠，但除了羅利及積其以外，我和其他的也差不多了。為什麼我只是拿個 B 而他們都比我高分，況且他們所說的又很多都是重複，甚至對整個討論沒多大貢獻的……」

菲爾教授忍耐地聽完文字的質問，一面正義地說：「……我了解你是外國學生，英文是你的第二語言，你有很好的意見，但表達能力不夠。……沒有給文

宇回答的機會，他繼續說：「你的幾篇文章，不是做得挺好嗎？大概到年終時對你總分的提升會有幫助好了，還有其他事情嗎？我還要趕上別一課，再會罷。」

或者是民族意識在作祟罷，文字對

台上那「老頭」沒休止式的講道實在聽不

下去。但是有幾句話卻老是在敲他心坎似的，「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祂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文字不大明白，他不明白耶穌這個人為甚麼可以說出這些話。他不願去細想，他在想一會兒如何應付那班基督徒——於是，他又想起了家榮。

那天他聽家榮信了耶穌的一剎那，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別胡來了，教堂可不是容許你撒野的。」文字想起自己曾對家榮說的一句話。

家榮沒有疏遠文字，但文字卻感受到了那份陌生，特別是家榮勸他撒掉手中的煙的時候。酒吧間，彈子房沒有了他的蹤影，相反，他經常去圍契，又到文字家裏坐，跟他談論福音的問題。當然，家榮仍然與文字去聽音樂偶爾也捧捧籃球隊的場。但家榮靜了，卻彷彿更有朝氣。文字呢？他沒有去圓

契，也不願意去，他甚至避開家榮，以至有一次，家榮在房外敲門時，他竟忍心的不去開門了。



馬搖搖頭，意猶未盡地說：「這裡生活也很難過，打牌，厭了；我的伴兒嘛，也在我的汽車賣了之後散了；失眠更是閒事，整天的對著人，人只有更變得癩癩呆呆唉……」

「可是嗎？老天爺也不憐憫，整天

耽在圖書館也不過是加深了近視，甚麼進德修業，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罷，」文字附和着說。

文字回想在那一剎那，他的確是躊躇，心中煩躁，他直覺得這幾年的奮鬥是白費了，以往的豪情壯志，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理想的鋒角給磨得圓滑，失敗在他生命裏也快要成為事實了——不，老馬不明白，他不了解。

房間很靜，文字躺在牀上，再一次掠過他回憶的是不絕如縷的經歷，但他還有一種沉重的感覺——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文字希奇這一句話竟留不掉。

「你是誰啊，耶穌基督？」他不禁問。

晨曦像往日的臨到，文字沒有睡意。金線似的曙光沐浴在初露的草坪上，使他著實有點雀躍興奮。他心中彷彿有一點兒溫暖，然而不久，他終於睡了，睡得很甜很甜似的。

明：

淒清的子夜，隔窗凝望著那紛茫的飛雪，這一片滿園的蒼白，無端的又挑起我底心裏莫名的空虛。儘管朋友的歡笑包圍著我；儘管我生活是那樣的富滿，儘管學業是如何的順利，儘管……但卻填不滿我心裏的餓渴，空乏。

多少個日出星歸，我躊躇於校園林外那溪旁的青葱草地，聆聽無邪的漢語，數念童真的春夢，冀望能攬回兒時的一點點清幽。我曾幻想過，我忽變身而為一碩大無朋的鵬鳥，向着那無際長空，展翅飛奔——噢，是自由的是輕快的，是無慮的。我也曾幻想過揮舞着一柄金燦的巨斧，斬斷時光的溪流。可是，無奈的，我仍是那個我。

我常想，人生就好像冬季的積雪，初冬的雪景是令人陶醉的，而深冬的嚴寒卻給人一種蒼涼及苦耐的感受。記否那些三令人陶醉的日子嗎？在芳草園，在觀音灣、萬佛寺、大綱仔……何處沒有我倆的影兒？而現在，你要繼續唸你的飛機工程，而我……卻羈困於這遙遠的北國。往後的日子，待我們無助地等候吧，直到烈夏的來臨，那時再也尋不到一點兒雪地的痕跡。是的一點也沒有留下，「臘炬成灰」還能留下些甚麼呢？

我雖不信佛，但佛家所說的因緣，卻不能不有點兒相信。正如王尚義所說：「緣生緣解，宛如一夢。」我們的相遇分離，不也是因緣的際會麼？對著這悠悠的長夜，我

金刀



又寫下了一首歌兒，道出我細碎的心語：

淒涼偷送黃花夢

悲春鳥、去樓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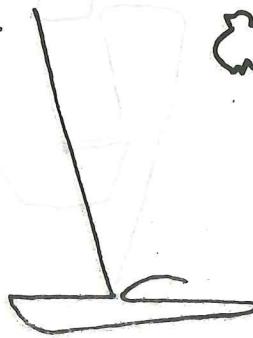
南柯醒覺又矇矓，細問金風

葉落、嗚咽、船空！

刀

七五年於溫城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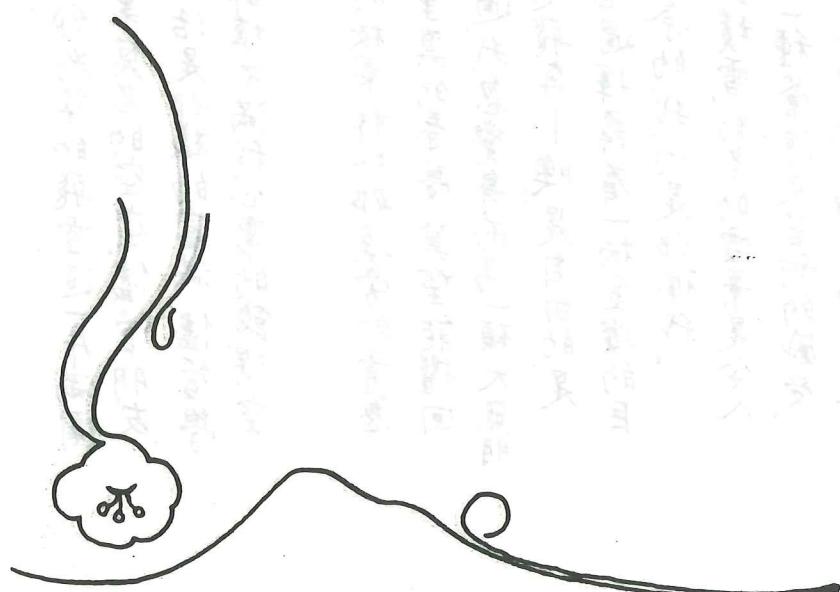
是一行北回的鴻雁，載着你那柔聲的解慰。但是在你心底深處，不也是感到空乏與迷惘麼？你說：「要靠着自己，毅然奔往那耀目的標旗」。但是，你卻又承認那祇是早上短暫的絢陽。你道出前人的告誥，及他們身後赫赫的威名，可是，你不也暗示：曾幾何時，他們也是默然的相繼離去。……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這兩句前人的詩語，不也是你底心情的剖白嗎？

於是，在字裏行間，也流露出你對生命的淒茫。對着幾度西下的斜陽，看着流水載走那曾一度嬌滴的紅花，這對於追尋着那茫然未來的你我，能不嘆一句：「生命的歸宿，你在那裏？」

廿多年生命的追尋，現在，我開始感到困惑、疲憊，開始懷疑生命的價值。生命所得的就是這可消失的一點點，抑或……

刀

七五年於溫城



明：

我找到了，心底裏實在興奮得難以下筆。兩年多來，因着友人恆心的相邀，是勉強的，是無心的，我闖進了他們的園子——他們的園契。那時，我所想的，也是你曾說的：「宗教祇不過是一點寄託！」弱者在無助中的一種無聊的寄託。但是，拋開了這個，我們找到了些甚麼？生命，可不是仍舊的那樣茫然，那樣的漫無目的。我仍是生命街頭上的流浪者——何處是我的歸宿？

兩年，噢，兩年了，你知道嗎？明，就在我疲憊的當兒，在這彌散着愛與熱誠的園子，我發現了祂，不是祂尋着了我。起初，我疑惑——疑惑祂的真實；我否定——否定祂的救恩，我更抗拒——抗拒祂底愛的透入。但最後，在我生命及生活的體驗中，祂給我啓示、力量、及勇氣去面對一切。明，你明白嗎？或許你不會的。未曾與祂有靈與靈相交的你，又怎能感受到祂的存在與祂無比的愛呢？但是，祂是何等渴望你能得着祂為我們預備的豐盛、永恆、美好的生命。明，嘗試吧，嘗試用禱告來與祂相交吧，你會認識祂的，真的，我深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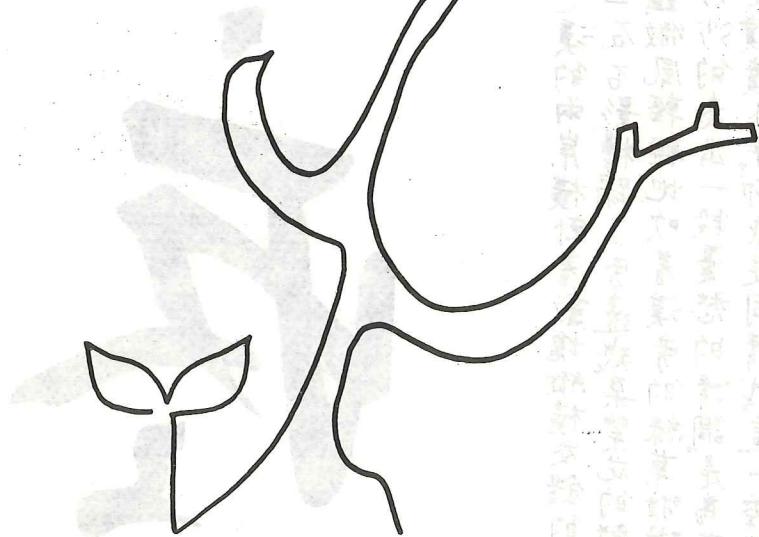
明，我已經過了那一刻——是甜美地去接受基督的一刻。由今而後，我再也不是無根的浮萍，因我已抓緊了能充滿我底生命的馨香。來吧，願你也抓着。

現在，窗外又是一園冬雪，但卻也不再惱人。冬雪，冬雪，我已看見你底背後的春天。

懷着多興奮的心境，我寫完了這一篇。

刀

七七年於溫城



信義

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兩眼已充滿淚水。
看見她哭，我心也酸了。

你也曉得我父母不喜歡這裡冬天的寒冷，而溫哥華又有華人娛樂的好去處……我也曾求他們讓我留下完成學業，可是……他們不願另花費一筆錢來應付我的住宿，更不願我一個女孩子獨居……

不要哭，恩。我們不是說過要永遠相愛嗎？我們只不過相隔千多里，如果連這小小的考驗也受不住，又怎可以證明我們相愛的真實？我強抑着淚水，知道我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而我卻不能把這段感情忘懷：

漢的兩岸，橫卧着數塊縱橫交錯的巨大石，石影糟蹋了旁邊幾朵紫花的鮮豔，微風輕輕地吹着漢旁的綠草，啦啦沙沙的奏出一段憂愁的情調。是為花而憤憤不平，抑或是同情我這一腔愁懷？

我隨便拾起身旁的一塊石子，用力地投到漢的中央，漣漪一個一個的出現消失，泛起了心中一陣莫名的惆悵。我好忌那清逸的水面，它是那麼高傲無情……

遠處一對情侶喁喁細語，計劃着他們的夢想。但歡笑是他們的，我卻甚麼也沒有。

四年，並不算是一段悠長的時間，然

窗外的風景在我眼前匆馳而過。

坐了整天的火車，雖然面對大自然的美麗，我仍覺得十分的疲倦。

對面衣裝整齊的中年人獨自玩着撲克牌，似乎很滿意自己消磨時間的方法。隔鄰的青年手拿着結他大唱 JOHN DENVER 的 "COUNTRY ROAD TAKE ME

高音，那略微走音的聲調並不刺耳，反而挑起我內心的歡樂，恨不得和他一展歌喉。想到很快就會見到愛思和她共渡一個暑假，疲倦的心神亦為之一振。

凌：你知道我並不願意離開你。她

愛思垂下頭，並沒有立刻答覆我的問題。

四年，並不算是一段悠長的時間，然

五

一片蒼翠碧綠的草色映入眼簾，詳
樹中孤立着一座樸素的小教堂，脫
塵而莊嚴……

★ ★ ★
「唉，愛恩，看見那間教堂嗎？我
指着那正響奏着鐘聲的教堂，將來
我們就在那裡結婚好不好？我要舉
行泊城有史以來最熱鬧的婚禮。要
有四五對伴娘和伴郎，邀請數千
嘉賓，擺數百酒席……我一邊說
笑，一邊模倣着行婚禮的步履，愛
恩笑得彎了腰。

凌談談正經話，愛恩忽地認真起
來，這陣子你似乎沒有再去參加教
會的活動了，是嗎？」
「為什麼會忽然問起這個問題？」
我收斂起笑容，心裏感到有點突然。
沒甚麼，提到教堂，就記起你說過
自己曾是個基督徒，雖然我沒有宗教
信仰，卻不希望你為我的緣故而
放棄了個人的喜好和興趣。

那一天，溫哥華的暮色最令我難
忘。

落日的餘暉斜照着那幾隻留連忘
返的小舟，那嫣紅似火的浮雲，將這黃
笑可能已代替了難過，她經歎了一聲，
依然凝望着那蒼茫的暮色。

們畢竟是分隔了千多里。我不能領會到你的思想，不能體驗到你的感覺。你明白嗎？」

我激動的要去找那微抖着的手，但愛心很巧妙地避開了。

「凌，我已經有了另一位男朋友！」

我呆住了。我不願意接受這一句寒氣徹骨的話，但這句話卻在我耳中重複着，震撼着我的心扉。不可能的，不可能，愛恩決不是一個移情別戀的人。不可能我不相信，我聽錯了，不可能……

凌，我知道他只是你的影子，但一個影子總比

影子，思，難道你所追求的就是一個影子？抑或你只是自欺欺人……

我再拾起一塊石子，投到溪的中央。

思，難道我們的愛竟不能超越眼不能見，手不能摸的階段？這樣膚淺的愛算不算愛？

愛，你愛過我嗎？有人說：「You love some thing, set it free. If it comes back, it's yours.」

If it doesn't, it never was. 難道我一向只是自作多情。

唉，有誰能明白我現在的心境呢？

為甚麼我們不能為未來的快樂而堅立，已經決定這天和他去美國一遊，為的是避免再見你的面：

你……我腦裏一片空白，難道這麼簡單的一聲道歉就終結了四年的戀情？

她仍然的望着海的那一邊，望得很遠，很遠。

FINANCIAL REPORT

財務報告

JANUARY 1ST - DECEMBER 31ST, 1977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RECEIPTS: 進項:

OFFERING (WINNIPEG) 奉獻(溫城)	4902.25
OFFERING (OTHERS) 奉獻(其他)	3395.11
TOTAL INCOME 總收入	8297.36

DISBURSEMENTS 支項:

PAPER 紙張	2213.41
PRINTING MATERIAL 印刷用品	1325.63
POSTAGE 郵費	2056.62
ENVELOPES 信封	280.01
MACHINE MAINTENANCE 機器修理	63.00
MISCELLANEOUS 雜費	10.25
TOTAL EXPENDITURE 總支出	5948.92

BALANCE 收支平衡 2348.44

DEFICIT AT BEGINNING OF YEAR
一九七六年結欠 663.68

NET BALANCE 結存 1684.76

想到這裡，心裏一陣絞痛。恩，你又怎會明白沒有回應的愛是那樣的苦澀。

忽然間，我有一種領會的衝動，整個人呆住了。

我不也是一個真心人？

愛恩對我的態度與我對神的態度不正是一樣，我不由自主的跪下了。悔恨的眼淚不知甚麼時

候已奪眶而出。

啊，神，我明白了……

我想只有神才會明白我現在的心境。

祂也不是親嘗到愛被拒絕的痛苦。我幾乎可以感覺到祂那份等待着我歸回的深切。

神啊，但願我能彌補祢那等待的傷痛！

恩，你可知道我仍那麼想念你。但我們還會有美好的日子嗎？不，也許我太妄想了……

四年，並不算是長時間，然而我卻不能輕易把這段感情忘懷。

我獨自徘徊在這溪水旁，水的波動似乎能反影出我腦海的思維。

愛能帶給人喜出望外的甜蜜，但更可以帶來潛然淚下的悲傷。

難道人的感情就是如此纖弱易變，但一個影子總比甚麼都沒有強得多。一個

My decision

我的決志

我不是基督徒，但願意進一步認識基督真理。我未能接受基督的最大原因右列。請與我通信。

I am not a Christian, but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and His salvation. The main reason why I cannot accept Him now is listed on the right. Please correspond with me.

讀此刊後，我願意決志跟隨耶穌基督。在神面前我承認是個罪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並以祂為我的主宰，帶領我一生。請為我禱告。(我信主的經過右列。)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I decide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I have sinned against God and want His forgiveness. I'll let Him take full control of my life. Please pray for me. (How I made my decision is explained on the right.)

我是基督徒，但在信仰上有許多困擾(右列)，使我對神失去信心。請與我通信。

I am a Christian, but because of various problems (listed on the right) I have lost my faith in God. Please correspond with me.

請寄「泉源」給：
Send THE FOUNTAIN to:



姓名 Name please print

- Non-Christian 非基督徒
- Christian 基督徒

英文地址 address

copies:
數量:

日期 Date _____

性別 口男 口女
Sex M. F.

教育程度 口大學 口中學 口其他
Education University High Sch. Others

年齡 口十七以下 口十七至廿四 口廿四以上
Age 17- 17-24 24+

職業 Occupation _____

我的決志經過 / 我的意見 How I Made My Decision/My opinion

SENDER
發信人

Last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please print)

Address 美文地址

新訂戶
(以一年為限)
new subscription
(for one year only)

取銷訂閱
cancel subscription

凡訂戶更改地址並取消訂閱，請將
舊住址貼條貼在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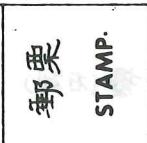
For change of address or to cancel
subscription current subscriber please
attach address label here.



遠東讀者請用此通訊處

For East readers please use this address.

THE FOUNTAIN
c/o Mr. W. Wong,
Box 4688,
Aberdeen Post Office,
Aberdeen,
Hongkong.



我為基督教徒，願意在此事上有所份，附上款金 \$
泉源經常費用。[支票收銀人請填：THE FOUNTAIN]
張是基督教徒，願意在此事上有所份，附上款金 \$
泉源經常費用。[支票收銀人請填：THE FOUNTAIN]

I am a Christian and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is work of God. Enclosed
is \$ _____ for Fountain General fund.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FOUNTAIN.)